



古城墙遗址两公里处的土垣

外框为古城墙遗址

内框为莫角山遗址



## 悬念二

### 发现背后还有什么故事？

“我跟村里人商量，想在房子中间挖个坑。就是这个坑，让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古城墙的石块。”

在离古城墙不远的一幢两层小楼里，找到了发现古城墙的考古队队长刘斌。他把我们带进他的办公室——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，隔成两块，里面是卧室，外面就是办公室。

对他说“你发现了古城墙”，刘斌连连摇头：“不是我发现的，是我们整个工作组共同劳动的成果，还有我们之前很多前辈——这是一个连续的工作。就我自己来说，能发现这座古城墙，很偶然。”

去年6月份，在对良渚遗址保护区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进行地下勘探的时候，在瓶窑葡萄畷遗址高地西侧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，宽约45米，深约1米多，河沟里还有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生活垃圾。“这条河沟的东边就是高地。按照常理，人们肯定生活在地面上，往低处的河里倒垃圾。当时，我就很想证实自己的猜想。”刘斌说，“所以我很想把东边的高地挖开来，看看能不能找着古人生活的遗迹。”

不过，当时，河沟东边的高地是一个村庄，建着房子，并不属于考古征地（只有属于考古征地才能被开挖），刘斌就去找村民和村长商量，希望在两幢房子中间挖个坑。“得到同意后，我们开始挖探方（用于考察的坑）。后来回想起来，这就是我们挖到古城墙的第一个坑。”刘斌说。

这个坑从去年6月一直挖到去年12月，终于挖到了第一块石头。“其实，当时谁也没有想到，挖到的石头会是古城墙的基石。因为那个坑是在农民的房子中间，不大，所以地下的石头很有可能也是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房地基什么的。所以，做完记录，我们又很快把坑给填平了。”刘斌回忆，“今年元旦那天，我没有回家。睡在小屋的床上，我脑子里就在想，我们发现的石头层到底是什么？万一是一片很大的呢？我越想越激动。于是连夜给张忠培老师发短信，把我的猜测告诉他，请他支持我——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想，我可能就跟古城墙擦肩而过了。真是那样的话，我不会原谅我自己。”

“从第一块石块到古城墙，我们熬了一年多。很多时候，都想过是不是要放弃了。”

根据葡萄畷的发现和推测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2007年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、勘探计划，并得到批准，省财政厅也给予了专项经费支持。

“我们首先挖掘的，是西段。因为南面有一座凤山，北面是东苕溪，依照经验，我们决定往北挖。”刘斌说，“我们先洛阳铲，一点点凿，看土层，看地下有没有一样的石块。前面没有，就退后一点

挖；左边没有，就往右边一点再挖。这样一直到今年4月中旬，初步确立了底部铺石块的遗址在莫角山西侧的分布情况——南连凤山，北接东苕溪，全长1000多米，宽40-60米。”

不过，当时没有人知道，这就是城墙。大家都怀疑这是一段古河堤。

看到了刘斌留下的照片，前期很多照片上，农田里水稻长得正旺。可以想象，要在水稻、池塘、村庄中间，把古人埋下的厚礼一点点找出来，是多么考验人毅力的一件事情。

“因为怀疑是河堤，我们曾沿着东苕河挖了很久。结果挖了很长一段路都没有发现同样的结构，于是只能回头再挖。”真相，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反复中一点点显露：

7月初，在凤山东南部钻探到一段铺垫石头的遗迹；

9月中旬，在莫角山北侧河头池村发现了东西向分布的相同结构；

10月，在莫角山东侧找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同结构。

“直到这时候，同样底部铺有石头的遗迹在莫角山的东、西、北面都找到了。也是到这个时候，我们才基本上肯定，这不是河堤，是古城墙。”

“只一块石头，要放过也就放过了。考古，只有想得到，才能挖得到。”

采访刘斌的过程，不停地被他的电话铃声打断，有全国各地的媒体约采访的，也有同行道贺的。

“你现在是不是有种一夜成名的感觉？”在他挂断某媒体采访电话的时候，我问他。

他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我不喜欢这样。考古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，业内的认同是最重要的，社会上的人不了解、不知道，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也没什么用。”

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至今，刘斌已经干了20余年的考古。“我的家人并不知道，或者说并不了解我在干什么。”他说，“就是有时候，他们从电视上看到我了，说‘哦，原来他挖了个什么东西’，其余大部分时间，他们并不明白我想什么、在干什么。而且对考古的人来讲，没什么假期，春节、夏天和下雨不能挖的时候才是休息天。除此之外，你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考古现场，一锹一锹地挖，一点一点地钻。虽然外人可能觉得枯燥无比，但对我们而言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时候。比如说良渚古城的发现，最先发现的那块石头通常讲没什么让人大惊小怪的，要放就放过了。但是考古就要去想，想得到才能挖得到，跟我们那些技工，我经常这么说。当你的假设得到实证，你会激动、兴奋。从一块石头到‘中华第一城’，整个过程不断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。这就是考古的乐趣了。”



袋足鬲



鼎



豆

这三件已发现的文物，均为盛具。供图 刘斌

## 悬念三

### 良渚古城会成为杭州的“兵马俑”吗？

说到一处古遗址对一座城市的影响，西安和秦陵兵马俑是再好不过的例子——随着秦陵的开发，兵马俑和华山一样，已经成为西安的名片。每一个到西安的游客，一定不会忘记去兵马俑感受一下秦朝的气息。

现在，良渚古城墙已经被确认，古城的格局已经明朗，那接下来会怎么开发这座古城呢？这里会不会成为杭州的“兵马俑”呢？

“重点保护区里，只做减法，不做加法。”

除了“中华第一城”之外，张忠培先生还提出，良渚古城的发现“堪比殷墟”。那么，已经先一步被发现的殷墟，在开发和保护上现状如何呢？

据了解，在殷墟，遗址内的文物发掘有三种情况——不可移动文物与遗迹绝大多数采取科学发掘后地下封存的保护方法；对于一些比较重要、易于展示的不可移动文物则采用地下封存、地表植物标识，或建设保护房展示，或采取地下封存、地上仿古建筑以及加固防护等保护方法；对于可移动的文物，则在殷墟博物馆统一收藏展示。

跟良渚古城墙比较相似，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城乡结合部的农业区，自然村庄较多。安阳地方政府采取的开发措施是停建殷墟保护范围内工业建设，严格控制居民住宅建设、迁移村庄和居民、调整城市发展规划、远离殷墟遗址进行城市建设等。

那良渚古城的保护和进一步开发工作会怎样进行呢？我们找到了良渚遗址管委会主任张炳火。

“整个良渚遗址保护区面积有42平方公里，其中13平方公里是重点保护区，最大的一块就是莫角山遗址，其他还包括塘山遗址、瑶山遗址和荀山遗址。”张炳火表示，“古城墙有一部分还不在于重点保护区里面，所以接下

来就要对这个规划范围进行调整。”

那么，划进重点保护区之后又会怎么保护呢？

张炳火介绍说：“以后，在重点保护区里，城建将只做减法，不做加法。也就是说，以后这个区内将不再批准新的建筑物，已批未建的，要清退，不能建；现有的建筑，也要搬迁。在一般保护区，工厂等这些破坏遗址的建筑不能建，民居的话，也要经过审批。”

“将来想建成一个大型的实体博物馆。”

连线张忠培先生的时候，他曾向记者表示：“古城墙发现了，并不能就大功告成，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，最近的，比如这个城门在哪里。”

良渚古城的发现，改变了良渚文化“文明曙光初露”的原有认识，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和学术价值，这毋庸置疑。不过，除了业内，一般人将来可以欣赏到吗？

“随着古城内外建筑结构的进一步被发掘，这里应该成为一个天然的博物馆。”刘斌表示，“就像国外很多博物馆一样，哪里挖掘出土的文物，就地保护，就地展览。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。开挖整座古城，100年可能都不够。我准备跟一些大学的考古系合作，把这里建成为一个基地，大家可以一起来挖掘。”

张炳火也认为：“古城墙遗址、古城遗址，一定要跟发展旅游结合。不过相关领导也表示，具体的时间和规划安排，要请国内外高手来帮忙制定，加快启动良渚国家遗址公园建设。”

不过，对此，张忠培先生另有看法：“古城墙跟兵马俑不一样。兵马俑是火烧制过的，挖掘出来之后也可以保存，但古城墙是黄土夯筑成的，挖掘本身难度就要大很多。不过，并不排除古城内有墓葬等建筑，这些应该可以建成博物馆。”